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八賢傳
第十九回 索皇親金殿妄奏 尹將軍奉旨縛忠

自古奸臣掌重權，蒙君作弊害忠賢。有道皇王開眼界，忠賢自能保周權。

話表這蘆棚內監斬官，乃是刑部侍郎王其運，是山東天台郡人。見張鵬翻手執寶劍闖進蘆棚，即忙欠身離座，口呼：「大人，敝職不知大人降臨，有失遠迎，大人恕過。」張鵬翻一語不發，一伸虎手，抓住監斬官舉劍欲殺。王其運連忙抱住張鵬翻的虎腕，口呼：「大人暫息其怒。大人進蘆棚一言不發，舉劍就殺敝職，敝職不知身犯何罪？請道其詳，死也死個明白。」

張鵬翻聞言，微微哂之曰：「你是走權門，助奸黨，非是治國安邦良臣，你是無義之輩；若其不然，你豈監斬郭秀。這郭秀他是忠是奸？」王其運口呼：「大人明鑒，人人共知，郭大人是一位忠義之人。」張鵬翻曰：「卻又來，你既知他是忠心耿耿，他被讒言所害，綁赴法場出斬，你就該上朝保本；你不保本也罷，倒作了監斬官，豈不是你專走權門，與索艾一黨無疑。」

王其運口呼：「大人，這就是錯怪敝職了。你想，馮相爺保本不准，反罷了職，況我官小職微，能保准否？聖上崇信奸佞，多言無益了。敝職為監斬官，一來是聖上欽差，二來是為郭大人多活一時；敝職若不作監斬官，不候到午時三刻，郭大人早已開刀，一命休矣。縱然聖上准了馮相爺帶領梁亞元作證之保本，特恩降下赦旨，也是枉然了。張大人你可再思再想。」張鵬翻聞言，把寶劍入鞘，含笑曰：「這是我一時粗魯莽撞，多有得罪！恕我不知。」王其運曰：「你不殺我足矣！張大人同馮相爺去保本，又有梁亞元作證，保的本怎麼樣了？」張鵬翻曰：「我等入朝，午門上有索艾兩個狗子攔阻，不令入朝，我一怒殺了巧龍，跑了巧虎。忽聞法場一聲炮響，不顧保本，故此先來法場看視。」王其運聞言，心中驚訝曰：「大人既然殺了巧龍，跑了巧虎，大人的大禍臨頭，為何不去辯本！敝職且不響炮。」張鵬翻聞言，遂率同馮公、梁懷玉離了法場，趕奔午門。這且慢表。

再表巧虎見張鵬翻殺了他哥巧龍，一直跑到五鳳樓，逕奔金殿，迎面見索艾手捧催斬的聖旨下殿來，正往外走。巧虎跑到近前，喘息不止，定了一定神，口呼：「爹爹！不好了！」索艾忙問：「何事驚惶？」巧虎說：「馮珣那個老蒼生，帶來廣西梁懷玉見駕，代郭秀作證，救郭秀不死。」索艾說：「你弟兄就該在午門擋住，不令他入朝！」巧虎說：「我同我兄長攔擋，適遇張鵬翻前來，把我哥哥一劍殺死，幸虧我腿快跑進來，少遲一刻，也就死在他手！」索艾聞言，心中驚懼，遂將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說：「我兒莫要害怕，隨為父的去見駕，看是如何。」

言罷，索艾在前，巧虎隨後上了金殿，參見聖駕已畢，俯伏金闕，口呼：「萬歲，臣父子同來見駕。」皇爺問：「皇親既領朕催斬旨意，因何復來見朕！有何事來奏？」索艾奏曰：「為臣雖然領下旨意，不能前去催斬。」皇爺問曰：「卻是為何？」索艾奏曰：「張鵬翻奉旨征南，現已回京，帶劍入朝。臣之子攔擋，不令他帶劍入朝見駕，張鵬翻乃怒斬臣之長子巧龍。臣之次子巧虎逃進五鳳樓來，向臣學說，臣故不敢前去催斬。張鵬翻帶劍入朝，必有弑君之心。」皇爺聞奏，心中半信半疑，若是張鵬翻未有反心，殺了巧龍。帶劍入朝也是日無朕躬。」正在猶疑之際，忽見班中走出一位武臣，雙膝跪在丹墀，口呼：「吾主，臣情願領旨把張鵬翻獲來見駕！」皇爺閃目觀看，見是鎮西王之門婿，現居鎮殿將軍尹愛。皇爺口呼：「尹皇親，速去捉拿張鵬翻見朕。」尹愛領旨下殿，往朝門而去。

這索艾見尹愛下殿去了，遂伸手向御案上抓一面金牌，就要下殿。皇爺不悅曰：「國老，取金牌何用？」索艾轉身跪倒，口呼：「萬歲，鎮殿將軍去拿張鵬翻，無有聖旨，又無金牌，只恐叛臣軍兵不服。」皇爺曰：「皇親言之差矣！他既叛朕，莫說是金牌，就是朕躬親到，他也不服，全仗強將擒他，皇親何必多事！」索艾心中暗想：「若尹愛把張鵬翻帶到金殿面聖，吐出真情，必顯出我蒙君作弊之罪；我欲拿金牌出去，假傳聖旨，不令張鵬翻見駕，即刻梟首以滅其口，昏君不允！」忽又生一計，口呼：「萬歲，鎮殿將軍獨自一人去拿叛臣，恐不濟於事。為臣領吾主金牌去調弁兵，好圍拿叛臣，易如反掌。」

皇爺聞奏，心中犯疑，口呼：「皇親，你且歸班，候尹卿回音再作定奪。」這索艾父子討不了金牌，只得退下殿來。

且言軍馬尹大人出了朝門，不見張鵬翻，只見巧龍死在朝門外，遂問黃門官：「張鵬翻往哪裡去了？」黃門官說：「往法場去了。」尹愛問：「他是反了否？」黃門官遂將方才之事訴說一遍。尹愛聞言說：「這就是了！」猛抬頭，見張鵬翻在前，馮相公在後，還隨著一少年人奔朝門而來。張鵬翻見了尹愛，一躬在地，口呼：「尹大人，一向可好！」尹愛一伸虎腕拉住，口呼：「張大人，索艾奏你是叛臣，我是奉旨前來拿你。」張鵬翻呼：「大人，既奉旨前來拿我，敝職謹守國法，說卑職是叛臣，卑職不明。」尹愛說：「索艾奏你倒反朝廷，有弑君之意。」張公說：「我倒反朝廷有何憑據？」尹愛說：「這個死屍就是憑據！」張公說：「他原有取殺之道。」尹愛說：「張大人暫且受屈一二，俟面君分晰去。」張公聞言，摘去頂帽，脫去朝服，尹愛令侍衛用鎖鎖了張公。尹軍馬押著張公，馮相爺帶領梁亞元隨後，一同進朝門，來至五鳳樓前。正遇索艾父子下殿而來，見張公被縛，遂高聲說道：「聖上有旨，張鵬翻大反朝綱，實係叛臣，勿庸面見朕躬，綁赴法場與犯臣郭秀一同斬除，不可違旨。」尹公問：「國老，聖旨何在？」索艾說：「事甚緊急，不用開旨，命老夫傳來口諭。」尹公曰：「非也！我奉聖旨把他拿至金殿聖上親訊。你蒙混我，將我入了奸黨隊中，那可不行！」索艾問：「誰是奸黨了？」尹愛說：「我也不知誰是奸黨？」

那兩廣郭秀抄滅強徒，征討叛臣，那強徒叛臣行霸無憑；現今可來了憑證，反阻住朝門，隔斷大臣出入，這是自己取殺之道，反言別人倒反朝廷。你欺哄聖上，令萬歲驚恐；又假傳聖旨，屈害功臣，滅功臣之口，無有招對。行此計謀，向他人去使；我可不聽你這假傳聖旨之言。」

索艾聞尹愛識破他的機關，不由得羞惱成怒，大喝一聲：「好膽大的尹愛小後生，胡言亂語。藐視老夫。」一行說著，照著尹愛使頭就撞。尹軍馬往旁一閃，索艾跌了個嘴啃地。復又站起來，又是一頭撞去，尹軍馬又一躲。索艾心頭火起，爬起來又一頭撞去，只惹得尹軍馬火起，伸虎腕抓住索艾，罵一聲：「老奸賊，你給我去罷！」只聽撲咚一聲，把索艾跌了個仰面朝天。

巧虎見事不好，又不敢近前，轉身往昭陽院跑去。這索艾在地上躺著，大罵尹愛。尹愛說：「待我踢死你這老奸賊。」一行說著，便使靴尖就踢。

田貴自外而來，見尹軍馬正踢索艾，遂連聲喊：「使不得！」

使不得！尹愛抬頭一看，見是君側奸黨田貴。遂撇了索艾，把田貴伸手抓住，忙問道：「你嚷的是誰？怎麼使不得！只許他潑口罵人，不許人打他。」田貴口呼：「軍馬爺息怒，我未看見是軍馬爺，若是看見是軍馬爺，斗膽也不敢這樣！我說使不得，非是說打不得，打他幾下，他是老年人也無妨礙，若用腳踢他，恐其踢死了，豈不與索娘娘結下冤仇。我說的是呀不是？」尹軍馬聞言，微微冷哂說：「不用你田貴替我擔憂害怕，縱然踢死這奸賊，有我一人承擔，與你何干？不看你這一副好嘴，你少挨我一頓打，你這狗頭，饒了你去罷！」往前一推，推出有七八步。田貴被推，幾乎跌倒，一溜風往金殿去了。

這索艾被尹軍馬一頓踢得也不罵了，仰臥在地，不能動轉，氣也喘不出來，竟佯為裝死。

尹軍馬放了田貴，來至索艾跟前說：「老奸賊，你怎麼不罵了。起來，咱二人同去面君，請聖上諭。聖上若有口傳諭旨催殺張鵬翻，按律定我之罪；若是你假傳聖旨，咱也得辨明誰是誰非。」不言尹愛扯索艾要去見駕。

且表巧虎跑到昭陽院見了索娘娘，雙膝跪倒，口尊：「國母娘娘，可了不得了！」遂將張鵬翻殺死兄長巧龍，尹愛把父親打得半死，現在朝門躺臥不起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娘娘作主方好。」索妃聞言，只氣得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吩咐宮人：「看鳳輦伺候。」遂移步升輦，出宮過了分宮樓，不移時來至金殿前下輦，哭哭啼啼上了金殿，口呼：「萬歲，小兒見駕！」皇爺閃龍目一觀，見是索妃上殿，龍心不悅，曰：「你這無恥賤妃，若有話，何不候朕退朝回宮去說，有何不可？這金殿也是你該到的嗎？」索妃奏

曰：「事情急迫，難候萬歲回宮。」皇爺曰：「你的緊急事情，朕也頗曉，是因張鵬翻殺了大國舅是否？朕也差人前去拿他，何用你來見朕。這等無恥，就不怕群臣恥笑。」索妃復奏曰：「現有大臣將小妃父親在朝門毒打，小妃聞信一急，故而上殿啟奏。」皇爺問曰：「是何人毒打國老？」索妃方欲復奏，只見田貴跪倒口呼：「萬歲，臣從五鳳樓前經過，見尹愛毒打國老，看看打死，臣近前解勸，臣被尹愛凌辱，未等臣啟奏，索國母上殿動本，臣故而還未曾奏知。」索妃又奏：「尹愛欺壓小妃之父，聖上與小妃作主才是。」皇爺曰：「梓童不必啼哭，朕定差人去拿尹愛問實，定然將尹愛斬首。」索妃曰：「乞請聖旨降下，拿問尹愛，小妃方可回宮。」皇爺望下問，何人領朕金牌去拿尹愛，把尹愛綁至法場斬首復旨。一言未了，見一人出班伏在金闕，口呼：「萬歲，臣願領旨。」皇爺見是田貴，口呼：「田愛卿，接朕金牌，帶領御林軍前去捉拿尹愛。」田貴領金牌下殿。不知尹愛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